

宏微 探艺集

刘彦钊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87
10
175
2

87
I217.2
234
2

宏微 探艺集

刘彦钊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B244/11

责任编辑 杨吉哲

宏微探艺集

刘彦钊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8.625 印张200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统一书号：10385·87 定价1.55元

目 录

时代·新人和作家	(1)
为四化建设者塑像	(8)
描写和表现真实的人性与人情	(13)
为有源头活水来	(20)
文学应当追求艺术的真实	(29)
长期积累 偶然得之	(35)
“留心各样的事情”	(42)
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 ...	(47)
由农民怀念赵树理所想到的	(59)
唐代传奇小说简论	(70)
关于诗歌创作的通信	(80)
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	(87)
小小说断想	(94)
略谈戏剧冲突	(98)
漫谈戏剧语言	(106)
读《闲情偶寄》札记	(116)

散文漫笔	(125)
让报告文学之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132)
形象·含蓄·凝练	(140)
深入开展对于艺术辩证法的研究	(157)
红花还得绿叶扶	(168)
以虚带实琐谈	(174)
“鸟鸣山更幽”	(178)
卒章显志的艺术	(183)
删缩小议	(187)
从“无巧不成书”谈起	(192)
积极发展文艺评论	(197)
有益的补缺 大胆的开拓	
——简评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	(204)
学习鲁迅辛勤培育文艺新人的精神	(211)
喜赞新人唱新歌	
——读王不天的小说	(223)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赞歌	
——读报告文学集《正义之歌》	(232)
谈《河南三十年短篇小说选》	(239)
从沃野中汲取诗情画意	
——读《叙事诗丛刊》里的民间故事诗	(246)
一部不被忘却的书	
——评清人李绿园的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	(260)
后记	(270)

时代·新人和作家

—

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并郑重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用共产主义思想去影响和教育人民，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是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光荣传统，并不是什么难以捉摸的新课题。翻翻无产阶级文学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英国宪章派文学，

无论是法国巴黎公社文学，无论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也无论是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可以说都有着这种光荣传统，或者说都具备这种十分明显的思想特色。爱德华·米德的著名诗篇《蒸汽王》写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英国工人的苦难生活，充满激昂的反抗情绪，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恩格斯曾指出这首诗“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普遍的情绪。”鲍狄埃这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在自己的战斗诗篇——《国际歌》里满怀激情地召唤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诗人并且还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告诉人们：“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至于高尔基的《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更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典范。前者极其成功地塑造了巴威尔这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典型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工人阶级迅速成长的过程。后者是以作者自己为模特儿，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并通过这一英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战士所具有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定的革命原则性、明确的革命目标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保尔在革命烈士墓地上沉重悼念战友时的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更给自己光辉的一生，作了最完美的总结。这段独白充满着无产阶级战士的生活激情，迸溅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火花，

成为无数革命青年的座右铭，确实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至理名言。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同样具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光荣传统。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曾经出现过一大批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的艺术形象，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惜粉身碎骨的董存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呼唤“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的李有国……这些人物曾激励和教育过许多人，就是在今天看来，他们也仍然有相当强的艺术生命力。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本来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职责和显著特点，可是由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对共产主义的片面的、歪曲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因此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有人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似乎什么都是共产主义，一切都是共产主义，生拉硬扯，显得很严肃；也有的人，恰恰相反，认为共产主义是高不可攀，远不可及，渺渺茫茫，无影无踪。这些都是对共产主义缺乏真切而明确的理解的具体表现。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加里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原则，简言之，就是具有高度学识的、诚挚的和先进的人们底原则，就是爱戴社会主义祖国、同志情谊、人道主义、正直、酷爱社会主义劳动及其他每个人都了解的高尚品质。教育和培养这种本性与这种高尚品质，也就是共产主义教育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里宁所阐明的这个共产主义原则的具体表现，不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以碰得到、见得到的吗？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固然要经过很长时间或者说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可是作为一种运动，作为一种先进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却是早已存在了。具有共产主义

思想、风格和道德品质的先进人物，带有程度不同的共产主义因素的新事物，每天都在大量地涌现，所以共产主义思想既非空想，也不渺茫。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发生迷误，就是因为自己缺乏共产主义思想，不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不能用正确的观点去思考和认识生活。

二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既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有别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文艺的最大特征。为了更好地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文艺工作者就要大力描写和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在于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使他们掌握人类创造的科学知识和精神财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从现实生活中所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正是时代的代表，国家的精华和人民的模范。他们既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有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又有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和创造能力。所以我们要积极而满腔热情地、大胆而理直气壮地描写和讴歌社会主义新人，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光辉形象。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对于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内所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及其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有些作家不但已经开始描绘，而且还积累了不少的成功经验。为了进一步提倡和鼓励更多的作家、艺术家为社会主义新人塑像，我们对这些经验应当及时地加以总结和给予理论上的说明。

柯岩的《船长》是选取工业题材，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

之作。作品中所刻画的老船长贝汗廷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象一块钢铁似的硬汉。他不仅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有大海似的宽阔胸怀。为了祖国的荣誉和四化建设，什么样的风浪、挫折、打击，他都无所畏惧。他说：“多大的风浪也不会让万吨轮沉的，只有船本身的损坏才会沉船。”从贝汗廷身上，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诗意，社会主义新人的崇高的精神世界，从而更加深信我们的民族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民族，我们的党是伟大而坚强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坚韧不拔，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贝汗廷身上，也使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新人决不是什么“高大全”式的头戴光圈的人物。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但他们心中又有不灭的理想的光火，能够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并引导人们走向光明。有的同志担心提倡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可能回到过去“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创作歧路上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担心。因为我们说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新人塑像，是指从生活实际出发，通过文艺作品中深刻感人的艺术形象去感染、熏陶、影响和激励广大的读者，而决不是要在文艺作品中编造“高大全”的典型，并让他们去空喊口号，进行空洞的说教。

王润滋的《卖蟹》和《内当家》是描写新时期农村新人的两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卖蟹》里的那个卖蟹小姑娘和《内当家》里的李秋兰都是农村生活里常见的普通人，但就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我们却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新时期农村新人的心灵美，深刻地感受到了农村现实生活的美。那个“象是一朵晨光下的花骨朵”似的卖蟹小姑娘，所从事的是个体经营，即过去不少文学作品中经常被批判和否定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可是就在那滨海小城的蟹市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美与丑、公与私的矛盾冲突中，却表现

出了卖蟹小姑娘应有的思想觉悟和济贫扶弱的美好心灵。李秋兰原来是地主刘金贵家里的奴仆，解放后才翻身做了主人。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当年地主刘金贵用水烟袋打下她的伤痕，至今仍留在她那已经花白了的头发下面。如今刘金贵以爱国华侨的身份来访的时候，李秋兰却能够顾全大局，以礼相待，充分表现出了新中国的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祖国当家作主后的信心和自豪感。从卖蟹小姑娘和李秋兰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贯彻执行以后，农民群众的内心深处所增多了的并不是狭隘自私与崇洋媚外，而是使美好的人性、高尚的情操和传统的美德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和继承。王润滋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主义新人既可以是搏风击浪的英雄人物和叱咤风云的社会主义创业者，也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普通人在现实生活里居多数，他们平时也许是象一滴水、一粒石子那样普通，然而文艺工作者只要能够长期深入生活，不断探索，那就也会在这些普通人身上发现先进美好的思想品德。出自普通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往往别具风采，给人的感受更亲切、更实在。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艺术形象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对英雄模范人物的观察和研究，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观察和研究，仔细捕捉普通人身上闪光的东西，认真发掘普通人的心灵美。

张贤亮的《灵与肉》里的许灵均和航鹰的《明姑娘》里的明姑娘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中的两个很不一般的人物。许灵均是个被富人遗弃的孩子，也是在社会主义祖国怀抱里长大的“红领巾。”可是当他成人之后，却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蒙受了不白之冤，在心灵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为此曾想上吊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祖国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在粗犷而热情的人民群

众里，在平凡而崇高的劳动中，“他的消沉，他的悲怆，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终于冰释了，而反过来对祖国，对牧场，对妻子和对那些在困难的时候给他以温暖的人民群众却产生了最深沉、最真挚的爱。父亲在美国是百万富翁，专程回来接他去美国，但被他毅然拒绝了。许灵均身上包含着对历史的深刻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执着地追求，他是两个历史阶段衔接点的变革时期的新人形象，又是一个心灵受过严重创伤，但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的典型人物。明姑娘与许灵均不同，她心灵上未曾受过创伤，但生理上却有严重缺陷，是个天生的双目失明的人。象明姑娘这样的残废者本来是靠社会救济和别人帮助才能维生的人，可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双眼瞎却变成了残而不废的坚强女性。明姑娘心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支激励自己不断前进的火炬。她没有以失明为盾牌，逃避对社会的责任，更没有以此为理由甘心做社会的负担。她说：“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残废者不是社会的累赘，不是接受救济的乞丐。他们不但是劳动者，还是进取者！明眼人能够做到的事，咱们一样能够做到！”明姑娘这支明亮的火炬，不但照亮了她自己的行程，同时也点燃了一颗颗别人的心。张贤亮和航鹰的作品启示我们：作家、艺术家要有灵敏的触角，要善于深入生活的底层去探索新的创作领域。

春回大地千山秀，日暖神州万木春。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乘党的十二大精神的强劲东风，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保持最亲密的联系，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塑造出更多的深刻感人的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典型形象。

1982年9月

为四化建设者塑像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搞四化，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昌盛国家、造福于子孙的千秋大业，因而，也是文艺工作者首先应当关注和描写的重大题材。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胡耀邦同志也指示我们：“应该反映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

部、青年、妇女，加上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四个现代化英勇献身的情景和场面，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活动。”又说“反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如何同心同德搞‘四化’，这是最值得大写特写的题材。”

积极反映和描写四化建设的斗争生活，大力塑造四化建设者的光辉形象，这是生活的要求，历史与时代的号令，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艺创作中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斗争生活的作品，一年比一年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中、短篇小说、话剧、报告文学等，都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塑造了一批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人、战士、科学家、医生、运动员、干部、艺术家和农村新人形象，歌颂了他们为祖国四化的忘我劳动和奋斗精神。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值得肯定的。然而，不可讳言，目前这一类作品，无论就其数量或其质量来说，都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与我们沸腾的现实生活还很不相称。

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没有能够用更多的篇幅和笔墨歌颂当前的现实生活，塑造四化建设者的光辉形象呢？据说存在着这样一些想法和看法：

四化建设的英雄人物有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英勇献身的共同本质，如果大家都去写，就会重蹈“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的覆辙，就会造成新的公式主义和概念化。这是妨碍大力塑造四化建设创业者的光辉形象的一种糊涂思想和片面看法。过去，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鼓吹“三突出”等谬论，不让写人情、感情，不让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英雄人物”更不准写缺点和成长过程；否则，就被诬为资产阶级“人性论”、“阴暗

心理”，是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等等。这样一来，所谓“英雄人物”就成了“生而知之”的“天才”论者或不食人间烟火，只会搞空头政治的“时代精神号筒”，实如广大群众所批评的，是“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一声同志们，挥手指方向”的没有任何艺术生命力的东西。他们的这一套，遭到了广大读者理所当然的批评和唾弃。但是，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提倡写四化建设的创业者的光辉形象，就会重蹈“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的覆辙，就会产生新的公式主义、概念化。因为我们主张的写四化建设的英雄人物与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三突出”谬论，和用主观唯心主义炮制所谓“英雄人物”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概念出发，离开生活实际去闭门造车和向壁虚构。四化建设中的英雄，是广大群众的代表，同时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既有为四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英雄气概，又有普通人的生活、家庭、婚姻与爱情。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既有顺利愉快的时候，也有懊恼、痛苦乃至悲哀的时候。他们会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会有缺点、不足甚至错误。一句话，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泥人或稻草人，更不是“神”。在作品中写人物的英雄业绩，也可以写其成长过程，写出革命者的人性美，人情美。这样的人物必然是既有四化建设者的共性，又有他们各自独特的个性。怎么会重蹈“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的覆辙，造成新的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呢？

大力塑造四化建设的创业者的光辉形象，会限制作家的创作自由，是对作家的一种干涉。这是妨碍为四化建设者塑象的又一种糊涂思想和片面看法。不错，列宁说过：文艺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的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写什么和怎样写，只

能由作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然而，这却决不意味着作家可以超现实、超时代，可以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作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随心所欲的事情。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内容，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中外文学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都离不开产生他的那个时代、生活和人民这些土壤，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和制约。而一切进步的文艺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自觉地站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前列，同时代跳着一个脉搏，跟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听命于历史，听命于人民，在广阔而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原料，选取他们认为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加以表现，通过他们的优秀作品来参与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工程。建设四化，是决定我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是我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为四化建设者塑像，是作家神圣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这怎么能理解为是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自由，是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呢？

提倡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积极为四化建设者塑像，会带来创作题材的单一化和狭隘化。这也是一种糊涂思想和片面看法。在题材问题上，我们既提倡写重大题材，同时又主张题材的多样化。邓小平同志说：“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们提倡表现四化建设事业中的新人新事，只是希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这方面的题材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没有排斥写其他题材，也没有硬性规定每一个作家的每一件作品都必须以四化为内容，只能写当代题材，不能写历史题材；只能写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不能写富有典型意义的、平凡的生活片断。何况四化建设作为我国人民新的伟大的长征，本身就

是十分广阔而丰富多采的。从工厂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民学，男女老幼青，不同行业，不同人物，不同生活，为作家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用武之地，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可见担心积极为四化建设者塑像，会导致题材的单一化和狭隘化，也是多余的。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前进。我们应该认清形势，解放思想，消除顾虑，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切有勇气有志气的作家、艺术家都应当不失时机地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努力熟悉和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生活，大力塑造四化建设者的光辉形象，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1980年11月

